補紅樓夢/第四十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三十九回　城隍府賈母慶生辰　芙蓉城寶玉建詩社

補紅樓夢
第四十回　怡紅院燈火夜談書　蘅蕪院管弦新學曲
娜嬛山樵
1813年

第四十一回　大觀園荷露共烹茶　藕香榭彩蓮群賦景

話說當下元妃詩已先成，大家都說道：「娘娘是天縱之聰，英才敏捷，臣妹等萬不可及的。」因接過來，大家念道：

曾聞花發滿秋江，何事移栽近帝鄉。

羅縠裁成隋苑彩，輕脂染就漢宮裝。

妖嬈人面天然色，嫵媚枝頭別樣芳。

試問芙蓉城內主，何如宛在水中央？

大家念完，齊聲說道：「有溫八叉之敏捷，更有韓冬郎之清麗，定然以此首壓卷的了。」元妃笑道：「我這原算不得什麼，君等少不得總有元白佳作在後呢！等交卷齊備之時，我再妄為君等品第甲乙罷了。」於是，大家仍復入坐，弄筆揮毫。少頃之間，香菱的早有了，正交卷上去，妙玉的也有了，便也交卷上去。元妃便先接過香菱的來看時，只見上面寫道是：

秋風裊裊蕩嬌容，天半朱霞漾碧空。

畫閣愁多風露重，秋江腸斷月明中。

千枝濃豔才輕浣，一片凝酥旋欲融。

最是年年風景好，錦官花發滿城紅。

元妃看罷，點頭道：「甄妹詩才典雅清新，自是不同的。」又取過妙玉的來看時，念道：

何年海上赤瑛盤，浣化輕紅花萬攢。

含露含鳳形冉冉，疑非疑是影姍姍。

輕盈欲語嬌無限，清瘦多愁淚不乾。

江上秋風花景重，扁舟好去弄漁竿。

元妃念完道：「妙師的詩真是清新俊逸，起句突兀，結句悠揚，又比甄妹的較勝一籌了。」說著，警幻仙姑、黛玉、寶玉三人都也完了，便也交卷上來。元妃便接著看警幻仙姑的，見上面寫道：

芙蓉豔質殿群芳，媚壓金釵十二行。

露浥輕紅濃欲滴，風含葉翠靄如狂。

誰方脂肉誰方鏡，竊比嬌容竊比裳。

大抵詩人工說謊，翻言不及美人妝。

元妃看完，笑道：「仙姑大才，只用芙蓉『不及美人妝』一句，便一意翻轉到底了。

佩服！佩服！」因又把黛玉的取過來看時，念道：

芙蓉千朵正悲秋，一片紅雲壓碧流。

淚濕閨中方錦褥，懶登花外夕陽樓。

城頭明月傳哀角，江上秋風送別舟。

弱質那堪風露重，不禁為爾發清愁。

元妃念完，點頭道：「妹妹一往情深，不減太白烏棲之曲矣。

因又看寶玉的道：

花裡芙蓉分外嬌，淡紅染就剪輕綃。

千重豔冶依香陌，一片溫柔近畫橋。

殘月枝頭光歷亂，秋風江上影逍遙。

芙蓉城畔新栽柳，為與芳卿伴寂寥。

元妃看完道：「寶玉這詩，也風韻自然，頗有別緻。」因問迎春、惜春道：「二妹，四妹，你們怎麼還沒完卷麼？過遲了，是要罰的。」迎春、惜春道：「臣妹原說過久矣荒疏的，這會子是抱佛腳，也只好勉強塞責罷了。」說著，便一齊交卷上來。

元妃便先看迎春的，念道：

花開嬌媚剪秋羅，萬點輕紅映碧波。

帶露好看容偃仰，臨風時見舞婆娑。

濃霜拂面迎青女，皓月當頭問素娥。

誰染楓林如中酒？秋江一樣醉顏酡。

元妃念完，遂接著念惜春的道：

遍種芙蓉待發花，高低重疊豔橫斜。

嬌容對鏡疑金谷，瘦影臨流擬若耶。

葉際潑翻天水碧，枝頭洗淡赤城霞。

也知開落秋江晚，不怨東風只自嗟。

元妃念完，點點頭兒道：「你們兩個雖不叫怎麼好，也都還去得。四妹的『葉際潑翻天水碧，枝頭洗淡赤城露』這一聯就好，竟比二妹的強些呢！一總品第起來，我看是仙姑、妙玉、林妹三人是超等，甄妹、寶玉是特等，二妹、四妹算是一等。你們都大家看看，是不是呢？」

於是，大家把各人的詩，都互相看過。香菱、寶玉道：「妙師的『含露含風形冉冉，疑非疑是影姍姍』，仙姑的『誰方脂肉誰方鏡，竊比嬌容竊比裳」，林妹妹的『城頭明月傳哀角，江上秋風送別舟』，這幾聯實是絕好的警句。我們看了，實是『眼前有景道不出，崔顥題詩在上頭』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那『最是年年風景好，錦官花發滿城紅』與那『芙蓉城畔新裁柳，為與芳卿伴寂寥』，這兩個結句都典切而搖曳有致的很，我們都不及的。」元妃道：「我們只得八個人，他們倒有一半人都不能詩，豈不可恨的很麼！怎麼就有這些曾子固呢？他們那些不能詩的，然而也不可使之向隅。」便吩咐了宮女，都一起分頭去請了來，大家聚會。

不一時，鳳姐、尤二姐、尤三姐、秦可卿、鴛鴦、晴雯、金釧、紫鵑、瑞珠都到了，先見元妃請安。元妃又諭令不必拘禮謝坐。於是，擺了五席筵宴，元妃在中，寶玉在旁陪坐，其餘眾人分坐了四席。大家猜枚行令，盡歡而散，暫且按下一邊不題。

再說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。那小周姑爺學差已滿，回京陛見之後，升了鴻臚寺少卿。接著，又是大周姑爺之父周瓊大拜了，由兵部尚書升了內閣大學士。於是，榮府的人都

忙著到兩處賀喜。鬧了幾天，早到了五月中旬，乃是賈政七十生辰。榮府搭篷掛彩，派了五天戲筵。頭一天請的是南安郡王、東平郡王、西寧郡王、北靜郡王、永昌駙馬、安國公、慶國公、鎮國公、治國公、平原侯、襄陽侯、錦鄉侯、錦香伯、壽山伯等客，並請了大學士周瓊相陪。第二日請的是六部、翰詹、科道各官員。第三日請的是鴻臚寺、大理寺、太僕寺、太常寺、光祿寺及本城各官員。第四日請的是各親友並族中的人等。第五日乃是家宴。那內裡是薛姨媽、傅太太、邢岫煙、李紋、李綺、史湘雲、薛寶琴、探春、巧姐、小紅、青兒、鶴仙、椿齡等都來了。外面各家送禮絡繹不絕，都派定了家人，大小男女各有執事，不得紊亂。榮禧堂上屏開孔雀，褥隱芙蓉，歌喉宛轉，舞態翩躚。到了晚上，一路燈球照耀，如同白日。堂上貂蟬滿座，門前車馬成群。

到了第五日家宴，只有賈赦、賈政、賈珍、賈璉、賈環、賈琮、賈蓉、賈蘭、賈薔、賈芸、賈藍、賈芹等，並無外人。

內裡是薛姨媽、邢岫煙、薛宛容、李紋、陳淑蘭、李綺、甄素雲、史湘雲、薛寶琴、梅冠芳、探春、周照乘、巧姐、小紅、青兒、椿齡、鶴仙，邢、王二夫人、尤氏、李紈、平兒、寶釵、馬氏、蔣氏、傅秋芳、胡氏、明珠、月英、綠綺等都在大觀園內榆蔭堂上，另有一班小戲兒預備伺候。那時桂芳已十四歲了，便同了蕙哥、薛孝哥、遺哥、甄芝哥、杜若都到外邊聽聽戲去了。那周瑞哥、梅春林、周安哥、薛順哥、祥哥、福哥、祺哥、禧哥都還小些的。便在園子裡聽戲。

薛姨媽本懶待聽戲，邢、王二夫人也都上了年紀，都不愛聽戲。薛姨媽道：「我們在那邊坐坐去罷，戲也沒什麼聽頭，白鬧的慌，天氣又熱，咱們鬥鬥牌去罷。」邢、王二夫人道：

「很好，戲都聽厭了，也沒什麼趣兒，倒是換個地方坐坐兒涼快些。」因說鬥牌，還少著一家子呢，便叫了尤氏過來，一起到紅香圃那邊，四家子鬥牌去了。

探春道：「老太太們都愛靜，不歡喜聽戲都去了，單剩了我們這些人亂鬧了。這會子，就算大嫂子有年紀些了。」傅秋芳道：「我們太太這幾天也鬧乏了，連璉二嬸娘、寶二嬸娘、環三嬸娘都有些乏了，多少事情都是這四位照應指點，多早晚才得睡，天一亮就起來了，就算今兒沒有外客，事情還少些。

這會子，只算在這兒坐著歇歇兒罷了。」史湘雲道：「你們太太自來有限，還虧著

這會子有大奶奶你可替他的勞了。這裡頭只有兩個二嫂子的事多，卻也只是他兩個人才能夠辦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你們看著好戲不聽，只管說張說李的做什麼呢？」大家都笑了，正待再要說時，只聽那戲場上轉了《蘆花蕩》，張飛上場，鑼鼓喧闐，說話也聽不見了，於是大家看戲。

到了晚上，薛姨媽等歇了牌，都請過來坐席。榆蔭堂上擺了八席，又唱了兩折戲下來，便放了賞。席散之後，都歸到王夫人上房裡來。薛姨媽便先回去了，只留下邢岫煙來沒去。薛寶琴、李紋、李綺也各自帶了哥兒、姐兒告辭去，單留下史湘雲、探春、巧姐兒來。接著小紅、青兒、椿齡、鶴仙也去了，邢夫人也帶了蔣氏過去，尤氏也帶了胡氏各自回去了。巧姐便在平兒屋裡住了，湘雲、探春在稻香村內李紈屋裡住了。邢岫煙便在寶釵怡紅院裡住了，孝哥已跟了薛姨媽回去了。

桂芳與薛苑蓉、薛順哥在岫煙、寶釵旁邊燈下，大家說笑。

桂芳便問宛蓉、順哥道：「你們在園子裡，今兒聽的是些什麼戲？我今兒一天通沒在裡頭呢，也沒知道這個小班子兒唱的好不好？」宛蓉道：「今兒開場唱的是《郊射》、《迎舉》、《滿牀笏》的八出，後來唱的是《西川圖》一折，晚了席上唱的是一折《永團圓》、一折《兒孫福》，倒還是晚上的戲有趣些兒呢！」薛順哥道：「桂哥哥，你們外頭今兒聽的是些什麼戲？也說給我們聽聽呢。」

桂芳道：「今兒外頭唱的是《遂人願》的整本新戲，倒也生疏有趣呢。」宛蓉道：「是個什麼故事呢？這本戲我還沒聽過呢！」桂芳道：「這本戲是接著《白蛇記》新今打出來的。

那白蛇在雷峰塔裡不得出來，青蛇便又配了個秦生，也猶如許宣頭裡的一般，也到雄黃山去取了仙草來救了秦生。那許宣卻在西湖上做了和尚了，他每日還去哭妻。後來秦生做了官，遇見許宣，問其哭妻的緣由，後來便拆了雷峰塔，許宣還與白蛇團圓的故事。」岫煙道：「這《遂人願》的名字就起的有趣兒。

人都因為看著白蛇並無過惡，那法海又何苦來要把缽孟罩住了他，壓在雷峰塔底下呢？是凡聽戲的人，總要給白蛇稱冤道屈，故此才演出這本新戲來，給人聽著稱快，都遂了人的心願了。這裡頭和尚哭妻，倒也是翻案的文章呢。」

寶釵道：「但凡前頭有過的書以及傳奇等類，後人見他做的很好了，便想著要續，殊不知前人好手，所謂『極盛，尤難為繼』的了。後人做出來的，總難免續貂之誚。不但這《白蛇記》，就是《西廂》十六出，《草橋驚夢》為止，關漢卿也是填詞的名手，續了四出尚且貽譏千古呢！那小說裡頭施耐庵《水滸傳》七十回為止，誰知後人就續了個四傳，又續了個《後水滸傳》，皆是狗尾之筆。」

岫煙道：「我看小說裡頭倒是《後西遊記》比前書竟還好些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也就是這部書算後來居上，其餘總是後不如前的了。」岫煙道：「我最愛他裡頭說伏羲的龍馬、周昭王的鞍轡、文明天王麒麟的春秋筆、造化小兒的圈子等類，想頭很好，嘻笑怒罵皆成文章。而且語言有味，妙旨無窮。」桂芳道：「我最喜歡他說的，到靈山有無見佛的一段，他說佛原是沒有的，是空是無，那大顛說到了靈山見不成佛，豈不枉費了功夫呢！那小行者聽見了，就變成了如來佛，坐在上頭要割豬一戒的舌頭，說你罵師兄就是罵我，我和你師兄不分彼此。那是說心即是佛，真是遊戲三昧，是好文章呢。」岫煙道：「桂哥兒，你看書倒也精細呢，這些書並不是單看他的怪誕的，總要瞧他遊戲含蓄的道理。」

桂芳道：「今兒這和尚哭妻的那一套曲子，倒很好聽。我卻又不知道他的曲文。今兒園子裡唱的《西川圖》、《郊射》這些曲子，我倒知道的呢，可惜今兒我又沒在裡頭。」宛蓉道：

「那《郊射》郭子儀唱的是些什麼東西？桂哥哥，你說給我聽聽呢！」桂芳道：「郭子儀他唱的是《玉芙蓉》的曲牌名兒，那起頭兒是『平生志頗矜，事業期鐘鼎。肯甘心章句，空老窮經。倒不如長天倚劍把孤雲截，博得個一戰功成四海名』。」

岫煙道：「桂哥兒，你倒連這些詞曲竟都知道呢。」

寶釵道：「這是我們蘭大奶奶，他自幼兒在家裡就學的會彈會吹會唱，跟他來的秋水姑娘人也聰明，也就學會了，也能吹能彈能唱。我們這裡原沒人唱這些東西，自從他到了這裡，接著我們環三太太來了，他們都差不多的年紀兒，況他頭裡在家裡的時候也是學過的，便成日家無事也就大家吹唱了玩兒了。

我們桂小子、蕙哥兒、鬆哥兒、月英、綠綺、祥哥、禧哥都學會了好些曲子。單是禧哥兒小些，今年才得九歲，倒唱的怪好聽的呢。」桂芳道：「二舅母，你老人家明兒

等我去請了我們大嫂子和秋水姑娘，把這些兄弟、妹妹、姪兒們都叫了來，唱給你老人家聽，好不好？」

宛蓉道：「桂哥哥，你有什麼好曲子，先教給我兩支兒，明兒他們唱的時節，我也就會唱的了。」桂芳道：「宛妹妹，你愛唱什麼好呢？」宛蓉道：「我才學知道是什麼好呢？桂哥哥，你只把你會的教給我罷了。」桂芳想了一想道：「我教你唱個『把幾分春三月景』罷。這是《祝英台》的牌名兒。」宛蓉道：「這是哪一齣戲裡頭，什麼人唱的呢？」桂芳道：「這是《琵琶記》裡頭《規奴》牛小姐唱的。宛妹妹，你唱這個才合式呢，別的曲子唱出來不合的多。」宛蓉道：「桂哥哥，你可寫出現，我先看看曲文呢。」桂芳道：「自然要寫出來，也才好點板眼呢。」遂叫紫簫、玉簫取了紅黑筆硯箋紙出來。

原來紫雲、繡琴、素琴一班丫頭年紀大了的，都已放出去了，寶釵這裡又換了紫簫、玉簫、驚鴻、塞鴻四個。當下取過筆硯來，桂芳便寫出曲文，用紅黑筆點了板。宛蓉念了一遍，說道：「這板怎麼又有紅有黑的，為什麼並不一樣呢？」桂芳道：「有黑板的曲子音高而腔長故慢，無黑板的曲子音低而腔短就快了。那詞賦裡說的紅牙、紅么就是指的這個了。」因用手拍著，便教了宛蓉數遍。那宛蓉心性聰明，早已會了一半。

桂芳又教了數遍，宛蓉便單自唱了一遍，早已不錯。

順哥在旁邊聽著，也便隨著學了一會，道：「桂哥哥，你替另教給我一支曲子罷，我不歡喜唱這旦腳的曲子呢。」桂芳道：「順兄弟，你明兒且聽他們唱過一番，我再教給你唱就是了。」岫煙道：「天也不早了，明兒再說罷。」寶釵道：「也要睡了，明兒好早些起來的。」於是，大家收拾歸寢不題。

到了次日，岫煙、寶釵梳洗已畢，便帶了宛蓉等到王夫人上房裡來。馬氏、平兒、巧姐等已都在那裡了。大家坐下，正在喝茶，湘雲、探春、李紈、秋芳等也都來了。大家說說話兒，坐了一會子，便一齊下來，都到園子裡來。

路上走著，宛蓉便告訴湘雲、探春說：「晚兒晚上，桂哥哥說今兒請大嫂子同這些妹妹、兄弟們唱曲子玩兒呢。史大姑媽，三姑媽，都請到我們大姑媽那裡去逛逛罷。」湘雲、探春道：「這可有趣兒，我們卻也聽見說他們學會了曲子，總還沒聽見過他們唱呢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們那裡沒有這些傢伙，倒是到蘭大奶奶屋裡去罷。他那裡這些東西

是現成的，也免得搬動累贅。」秋芳道：「既是姑媽、舅母們肯賞光，就請在我那裡坐坐喝茶去罷。」

於是，一同到了蘅蕪院裡，大家坐下。原來秋芳的丫頭也都換了，一個鼓琴、一個彈棋、一個曝書、一個侍畫。當下鼓琴、彈棋挨次送茶，寶釵道：「索性把璉二太太也請了來。」

秋芳因教侍畫去請，連姑娘、哥兒一起請來。不一時，平兒、巧姐等也都來了。平兒道：「你們又請了我來，作什麼呢？」

探春道：「聽見說你唱的曲子很好，要請教你的妙音呢！」平兒笑道：「我只會聽，可不會唱，這又是誰的興頭？這會子人也都齊了，要唱就唱罷了，還等什麼呢？」桂芳道：「宛妹妹昨兒晚上，尋我教給他一支『把幾分春三月景』，今兒先來合了笛子，唱唱看是不是呢？」秋芳道：「這就很好，把笛子拿過來，我吹著姑娘唱罷。」宛蓉笑著不肯，桂芳道：「他還唱過，不好先唱的，也要誰先唱一遍給他聽聽看，他就明白好唱的了。」秋芳道：「我吹著，請環三太太就先唱這一支，給宛姑娘聽聽，他就好唱的了。」馬氏道：「要我先獻丑麼！秋水姑娘，我和你兩個人就唱這一套罷。」

秋水點頭，便取過弦子來彈著，蕙哥在旁邊哺著笙，馬氏打著鼓板，便唱了一支「把幾分春三月景」，秋水便接過來，唱「春晝」的一支，兩人把一套四支曲子都唱完了。大家齊聲贊好，然後便叫宛蓉來唱。宛蓉道：「我只怕唱不上來呢。」

秋芳道：「姑娘，你放心只管唱，我把笛子領著你就是了。」

於是，宛蓉便唱了一遍，馬氏道：「板眼不但不錯，而且嗓子清脆，那裡像個初學的，將來任是什麼曲子總不難學的了。」

秋芳道：「這該誰唱了呢？」秋水道：「月姑娘來唱一套罷。

「月英便過來唱了兩支《掃花》的「翠鳳毛翎」，不但音韻嘹亮而且高，字眼都自然的很，大家贊好。綠綺又過來唱了一支闊音的「蝴蝶呵」，大家越發贊好。

薛順哥道：「這是那一齣戲，什麼人唱的？」寶釵笑道：

「這是《冥判》裡頭大花面唱的。」順哥向秋芳道：「大嫂子，我要學這支曲子，你可好歹教給我就是了。」秋芳道：「這支曲子很難唱呢，你初學，須要揀那容易些的先唱，等學會了幾套曲子再學這個就容易了。」順哥笑道：「我是先要把那很難的學會了他，那容易的不就更容易了麼？那書上說的『不可畏難而苟安』，我倒是不怕難的。」秋芳笑道：「這話也是，等他們唱完了，我再寫篇子教給你就是了。」宛蓉道：「桂哥哥還沒唱呢，你也唱個什麼給我們聽聽啥。」要知桂芳可唱了個什麼沒有，且聽下回分解，便知道了。